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

程 郁 缀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但凡人的一生,丰富多彩也罢,默然平淡也罢,总有那么几段难以忘怀的经历和值得回味的往事。对我的人生来说,能上北大读书,是一难忘也; 毕业后留校任教,是二难忘也; 而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担任主编的这十四年,则是终身难忘也!

我从 1998 年 2 月起,受命担任北大社会科学处(后改为部) 处长,深知责任重大,能力有限,故黾勉从事,朝乾夕惕,不敢有丝毫松懈。2004 年原北大学报主编正常到届,学校领导找我,说你这个社科部部长正好是中文系教授,索性就把学报主编兼了吧。校领导信任,自己又年富力旺,自当勉力而为。这一为就是十四年,春秋寒暑,个中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今年适逢学报创刊七十周年,学报主编和同仁热忱地希望我写点东西,以作纪念。亲人之请,无法婉拒,故从命为之。

北京大学,乃中国最高学府; 北大学报,乃代表北大学术水平的最好学术刊物。学术质量无疑是学报的生命。北大学报在办刊方向、政治导向、基本原则等方面,当然得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一致,坚定不移; 同时得跟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一致,不可动摇。为了这一宏伟目标,我利用全面负责文科工作之便,做了两方面的事。一方面是将学报自身的建设同北大文科的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将学报刊发论文同文科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重大项目等结合起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如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历来是北大强项,但随着老一辈学者陆续退出学术舞台,这方面的优势堪虞。我和编辑部同仁商定组织中文系研究古代小说方面的三位教授,策划开设了一个"古代小说前沿问题丛谈"专栏,从 2007 年起,每年发一次,每次发三篇文章,分别围绕古代小说研究的基础、角度、方法以及文体、情节、人物、主题、结构、语言、时空等十大专题展开论述。栏目坚持了十年,既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又使得北大这个领域的学术地位上升到了一个新台阶。

另一个方面是我作为主编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那就是要办好学报,必须联络聚集一大批高水平的作者队伍,发表带有原创性的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力求形成北大学报特有的学术特色、学术气象和学术氛围。对此,我请诸位编辑在组稿上下功夫,自己也带头组稿。不管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不管是北大校内学者、还是校外学者,也不管是正教授、还是副教授,只要是有学术水平的学者,就主动约稿; 只要是有学术水平的论文,就积极采用; 学术质量面前人人平等。我利用社科部部长对文科院系老师们比较熟悉和了解之便,经常在相关场合向不同专业的老师约稿,也常有收获。我请袁行霈先生每年给我们北大学报写一篇文章,袁先生慨然应允。2006 年的一天,我又向他约稿,他说,我正在写一篇有关古代陶渊明画像研究的文章,"但是,郁缀啊,我的这篇文章可得要有彩色插图啊!"我说,没有问题,给您破例。于是就在 2006 年第 6 期上刊登了袁老师的大作《古代绘画中的陶渊明》,我们用了一整页精美插图刊印了与论文相关的 3 幅彩色画像和 8 幅黑白画像,美图为美文点睛传神,美文与美图相映生辉。

这方面难忘的事情还有一件。大概是 2009 年秋天,我和学报同仁一起去张世英先生家登门拜访。张先生谈到他正在撰写的《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即将杀青,但是因为篇幅太长,有十几万字,担心不好

收稿日期: 2025-02-02

作者简介: 程郁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2004 年—2017 年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主编。

在学报发表。我请先生发过来,拜读后我们都十分兴奋,张先生文章虽然是对“东方睡狮”自我觉醒历程的简要论述,但角度新颖,视野宏阔,卓见迭出,精彩纷呈。于是我和编辑部同仁商量,破例在北大学报的 2010 年第 4 期到 2011 年第 3 期上,分六期连载,这在中国学术期刊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的。我在首刊的文前特地加了一个“主编按语”: “以黑格尔研究著称学界的张世英先生,在望九之年完成了力作《“东方睡狮”自我觉醒的历程——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令人感佩! 论文首倡中华精神现象学,稽述远古,参伍因革,绾合中西,肇开贤蕴。其现实意义重大,学术价值弥珍。全文共分六篇,自本期始连续刊出,敬请哲学研究者和爱好者予以特别关注。”连载后,果然在学术界反响热烈。张世英先生自己也在 2012 年撰写的《我与〈北大学报〉》一文中,十分感慨地说我们学报“让我的那篇文章连载六期,不能不说是一次创举。当时另有一家杂志曾想刊载我的那篇文章,但要我压缩一半分两期至多三期发表,我没有同意”。北大学报“分六期发表,我又惊又喜”。只要是学术质量高的论文,发表时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满足; 以往办刊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条条框框,都可以突破。——这是我的第一个体会。

我的第二个体会就是办学报要有人文情怀。我们办的是人文学报,更要在组稿、编辑、审读、校勘的全过程中弘扬人文精神,为作者着想,为读者着想,为他人着想。记得我担任主编后的第二年,有一次收到一篇从海南岛独山镇一个监狱里一位因经济问题而入狱的青年那儿寄来的稿子,内容是关于司空图《诗品》的研究文章,篇幅比较短,论述上也有粗疏之处。我看了觉得基本上还是有价值的,于是帮他仔细修改后在我们的学报上发表了。后来他来信说,因为北大学报发了他这篇文章,他获得了减刑一年的奖励,不久便提前出狱了。事情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几周前他来电话说他现在正在做一个文化书院的文化普及工作,希望我能去给他们读者做一个有关中国古典诗歌的讲座,我自然愉快地答应了。

2004 年年底,在广州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报文科学报研究会的会员大会上,我代表北大学报发言。我在发言中讲到了这样一个意思: 学术刊物发表的文章当然应该以学术水平为衡量标准,不能发关系稿、人情稿。所以我们期刊界的办刊人大都讳言人情稿,并极力正面表白自己的刊物从来不发人情稿。我说,我担任主编的北大学报有时也没有完全杜绝人情稿; 只是要把握好两个前提: 一是稿子的学术质量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不能太差,要守住学术质量的底线; 二是一期中最多只能发一篇,要守住数量的底线。我说“人情,人情,没有情何以为人也?!”——我的这席话,让期刊界不少朋友惊愕不已。现在不做主编了,但我的这个看法依然没有改变。

我的第三个体会是编辑部同仁们同心同德、愉快相处,是办好刊物的良土沃壤。我一直认为人的一生能在一个小单位里工作若干年,那实在是一种难得的缘分。从“宇”的空间上来说,天高地广,人海茫茫; 从“宙”的时间上来说,岁月悠悠,人生匆匆; 在如此茫茫的人海和如此匆匆的人生中,人与人能够交错、能够相识、能够在一个小小的编辑部里工作,这实在是一种缘分,我们应该珍惜这个缘分。在我担任主编的这些年里,我很庆幸遇到了令我心神愉悦的同仁良友。我的得力助手曙光君业务精湛,水平超群,为人诚笃,是一个完全“可以不设防”的挚交,他配合我工作时间最长,做的事情最多,也最辛苦,最有成就。其他在我任主编时先后跟我一起做编辑工作的何老师、郑老师、管老师、廖老师、李老师等,都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完善我的欠缺,包容我的不足,开襟见诚,推心置腹,使我在这个温馨的集体中,在这段任职的时间里,工作一直得心应手,身心一直欢快安宁。就连负责编务的王老师,多少年来总是任劳任怨,踏踏实实,是我们这个集体不可或缺的好帮手。我们北大学报能在全国高校学报中一直名列前茅,跟我们这个小家庭的每一个成员的努力付出都是分不开的。我们是一个和谐、和睦、和美的小集体。然而,“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人生共同度过了一段时光,虽然美好温馨,但总免不了聚散离合,还是坡仙苏轼道出了我们的心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但愿人长久,人生永相念。

在北大学报任主编的这一段难忘的经历,对我而言,诚乃历久弥新,永志不忘!

（责任编辑　管　琴）